

# 丹顶鹤

刊头题字:吴洪春



## 在荡边

很多制作上的道理。

2

荡里多水,出门就看到水。颜单镇西有沙村荡,南有刘家荡,还有一些无名的野荡散落其中。

荡边多芦苇与蒲草,是大宗出产。芦苇与蒲草靠着发达紧实的根系纠缠着生长,有漂在水上长的,坐船经过时会看到大片的柴滩上下晃动,也有扎在水边陆地上生长的。柴滩是按家庭分配的,也是重要的家庭收入来源。芦苇平时不用照料,见风就长,但割柴草是辛苦的劳作,多在深秋或寒冬,很冷的天气,带上一天的饮食,吃在嘴里都是冷的,一直割到很晚才回家。

离颜单不远的蒋营,即今天的九龙口镇,一年苇蒲产量达几千吨。这些苇蒲都被我们日常生活使用掉了,从盖房子、做席子、当柴火,到装东西。芦苇,建湖人多叫它芦柴,可能是芦苇可以做柴火的原因吧。芦苇盘根错节的老根切成块状,是优质柴火,耐烧。作为柴火的芦苇将食物烧熟,这柴火的热量也化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在用了各种电器做饭之后,又怀念起柴米灶的饭菜香,美食家们把这种香气称作锅气。以前的芦苇用处很大,秋天家用芦苇晒萝卜也是一道风景。芦苇的根也是中药材,有头疼脑热,就拔个芦根煮水喝。人去逝后的丧仪中也用到芦苇,但不知道先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芦苇。老辈人喜欢以“干根芦柴成把硬”的俗话告诉后生团结的重要。荡里的蒲分香蒲与菖蒲,能采蒲黄,编蒲包、蒲团,做蒲团垫子也是香蒲,香蒲并没有香气,蒲黄是中药材。小的蒲包做蒲包茶干,做出来的茶干有蒲草的香气,汪曾祺先生写过,荡边做豆腐的人家也会做,以前算是寻常物事。香蒲根就是淮安人“宝贝”的蒲菜,荡里很少有人弄来吃,嫌麻烦。端午节前,荡里的人下荡割艾草、菖蒲,挂在门上,表达扫除瘟疫的祝愿,再蘸点芦苇叶包粽子,煮出来的粽子水当茶喝,能清热解暑。荡里的芦苇有几种,有牙痕的芦苇叶才能包粽子,还有一种高高大大的,叫江柴,是搭黄瓜架豆角架的好材料。大伏天做酱的时候,人们会到荡边采粗糙有点扎手的叶子盖在酱饼上,等待慢慢晒出酱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亲密,而自然的馈赠又是如此丰美,可见保护自然、感恩自然不是虚话。

除了芦苇和蒲草,荡里还有茭白、菱角、芡实、芦蒿、荸荠、慈姑、莲藕等水八仙,荡里的水八仙比河里种植的更鲜美,荡面辽阔,水草丰美,自有一种旷野的生机。荡里的荷花多开白花,藕农们会说,红花莲子白花藕,开红花的莲子饱满,藕不大,开白花的才能长出肥美的藕。荷花开的时候,空气中都是好闻的味道,荡里人称八月的莲藕叫花香藕,这是多雅的叫法啊。人们喜欢用荷叶包东西,夏天也会晒些荷叶泡茶喝,荷叶也是中药的引子。

3

与北乡“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的散落式居住不同,荡边多是聚集性居住,一个庄子就像小小的集镇,热闹。楼夏、黄土沟、收成、沙庄的热闹与荡滩资源的丰富有一定关系。

人们称在荡区生活的人叫荡里人。小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这人哪里的?荡里的。荡里的人野啊。这野字有能吃苦耐闯的意思。不少荡里长大的孩子会编蒲包、芦席,打蒲黄,班上有家境不好的男同学,早上捉了黄鹌上街赶早市卖了才上学,期待读书改变命运。我们现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是兴趣班、补习班,斯文且柔弱。相比之下,这样的野中有一种可贵的生命力,就像沈从文先生《边城》中的翠翠。

“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这在荡区是深有体会的。以前的荡多是野荡,越往里走越见幽深,一种青翠的、清新的、沁人心脾的绿,无尽绿,炎热的夏季更觉清凉,但若一个人进荡,却有点害怕,太旷太幽深了。荡边的泥洞里翠鸟出入,它的巢就筑在水边。白骨顶鸡、红骨顶鸡头上的冠很醒目,一看就知道,它们不怎么畏人。学名苍鹭的鸟死守在水边,船经过时也不动,乡民们也因此给它取了一个生动的名字:青桩,像打下去的木桩一样。现在的人很熟悉的白鹭,乡民叫它们水沃子,发“wa zi”的音。还有震旦鸦雀,一种很有荡区特色的鸟儿,靠芦苇才能活命,鸟窝也筑在芦苇秆上,如果芦苇全部砍完,它的生存便有了危机,现在的芦苇使用量不大,震旦鸦雀也多了起来。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荡边的诸多细节与风光,细细想来有一种朴实且丰富的智慧。写下这篇文字时,我更想写下敬畏二字,对自然生生不息循环的敬畏。

喜欢“荡漾”一词,具扁舟、浮萍意象,融自由、旷远况味。有时遐想:家乡盐阜,“荡漾”一词最适合哪一处景致呢?

最初,我想到的是马家荡。

自然就想到萧红句子,“小风开始荡漾田禾,夏天又来到人间,叶子上树了。”有一段时日没有去马家荡了。

马家荡是水做的,水域大于陆地。屈指算算,我来马家荡近20回了。那一年首进荡区看新奇,周遭的芦苇似乎都将盛夏的浓绿召集而来,荡里荡边堆绿积翠。在岸边,那位高挑的渔家姑娘,一弯腰,右肩扛起竹篙,再一起身,将小船弹离岸边四五米远,未等船上的我们反应过来,她借着竹篙,一按一跃,轻盈而又沉稳地落在船尾上。小船晃了几晃,复归悠然,伴着轻柔的水声和芦枝竹叶扫过衣衫的窸窣声,一路向澄碧与浓绿深处驶去。抬目看了一眼,撑篙人碎花白衬衫在腰处束进蓝色长裤,在身后碧翠芦丛映衬下,一张挂着汗珠的瓜子脸格外清秀、美丽。

地不多见的息壤。息壤是它踏起的脚窝,是它不沉的浮屠。有文友称马家荡就是一匹马,能够伏下身子,让浩浩荡荡的荡水驾驭,一颠一颠地将声名送达诗与远方。我还以为,是马家荡这片息壤,骑在一片水域之上,带着荡漾的声名,走向世界。

其实,马家荡渴望高度,也需要高度。高度属于视野与愿景。譬如眼前的“马家荡之眼”摩天轮,譬如脚下的古城楼。孩童乘上摩天轮,荡至最高点时,他们看到了更加美好的未来。登上古城墙,凭风四眺,近处,南边有鹭鸟翻飞的万亩荡区,西边绿林掩映黄墙的是正在扩建中的千年名利淮东古寺,东边正在规划着具有AI元素的康养基地,北边是青绿四合中露出灰墙黛瓦的六百余年穆沟古村落;远处,凭借想象的翅膀,我似乎眺望到繁华古镇“苏北小上海”益林的霓虹标识。

“马良故里”,这是马家荡的标识。既然是故里,马良不能只以石像立命,他还理所当然地在古城二楼非遗文化馆中安身。有了古城,马良就“马良故里”的典故和马良塑像的图片资料;这是何等周到的安排:2010年12月,《马良传说》成功入选盐城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镇江金山寺住持心澄法师,莅临马家荡,亲笔题字:“马良故里”。

马家荡又是画里水乡。在马良广场、古城和乐园流连,不时看见一幅展现在多处的画面,这就是马家荡标识:汉字“马”繁体,有灵动的波光水色,有弯曲的河流,还有田田莲叶、游鱼,唯“马首是瞻”而直立的,是一支“毛笔”象形,它既是传说中马良的神来之笔,更是他当年在金山寺“上缘簿”上庄重承诺使用的七寸之管。这一幅袖珍画面,美不胜收、意蕴丰饶,俨然是一座富矿,马良精神从中提炼,马良文化从中挖掘,它是信有义、富怀仁,它是真善美、风雅颂,它是文化、人文和德润高地。

再一次登上穆沟桥,眼前的水面让我禁不住想起去年孟夏,坐船沿水路观赏水光天色、乔木农舍,导游姑娘唱起了“拔根芦柴花”,歌声婉转,在我们心头久久萦绕。

十多年前,观看当地民间艺人“荡湖船”表演,他们自编的唱词饶有趣味,“你来荡,我来荡,一荡荡到马家荡……”他们是刚刚洗脚上岸的渔民,却又顾曲周郎,唱词用了顶真、飞白、反复等多种修辞手法,让我一听不忘。栖息穆沟民宿,我的身心恍然回到曾经的歌谣中,惬意地荡漾。

在穆沟民宿水汪汪、清冽冽的安静中,灵感翩然而至,一首歌词浮现在我的脑海:

“鱼儿荡,稻花漾,鱼米之乡马家荡;风在荡,水在漾,风水宝地马家荡;花香荡,月影漾,花好月圆马家荡……”

碧波荡漾,我心荡漾。

□张大勇

## 荡漾于斯



炎热带苇梢举在空中,水道里不时传来凉爽的“穿巷风”。

有人起哄,让她来一曲民歌什么的。

她面色泛出红霞,说自己的歌喉被荡里的鸟雀借去了。看荻叶和我们都在风中摇头,于是,她就讲起了“八八六十四荡,首荡是马家荡”,讲起了“马良独修金山寺,不用江南一锹土”。彼时,感觉她的声音,碧水浣洗过一样,散发清芬之气。

再度漫步马良湖畔。抬眼,湖面端出一幅南颯碧波图,粼粼波光就有“同胞合母看娘面,干柴桃花一树生”之趣味。

荡漾,让水面不断翻新,绽放花纹、展露锦绣,传递天光、呈现活力。

马家荡在里下河地区有一“最”:最低洼处,海拔-8米。这是古老潟湖的长恋、迢迢大海的暗恋。历史需要钩沉,钩沉需要“水下”,马家荡的历史,是一座浩瀚迷人的水荡博物馆。在里下河地区,它又是一处具有天然禀赋的荡漾之地。

马家荡还怀揣奇宝,这便是他

## 黄河故道芦苇荡

久的本地人,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坑一塘。此情此景怎能不迎来自此安家落户?循着“柴刮刮”悦耳的歌声望去,它们一身灰色,显得很土气,长不足两寸,却灵活快捷,一会儿跳到这一根芦苇上放一嗓,一会儿跳到那根上唱一曲,压得芦苇枝叶乱颤……

随着苇叶不断长长宽宽,我和伙伴们剥下苇叶,随手一卷,绿色的土制管乐器出现在每个人的手中。大家鼓起腮帮子,学着艺人们吹奏,芦苇合奏曲便响在黄河故道的两岸,响彻故乡的天空。这高亢、悠远、寂寥的乐声,是我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故乡孩子们最喜欢、最难忘的神曲了。它代表着一种乡愁,代表着一个时代,每每想起这种声音,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自己的根在故乡,就有一种回家的冲动。

芦苇在不断长高,芦花也应季而生。芦花灰白中带有少许红色,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腼腆可爱。初始的芦花很嫩很嫩,油亮油亮的,像涂上了一层油,摸上去

细腻柔软,还带有一阵阵清香,淡淡的,甜甜的,轻轻地进入你的鼻,进入你的口,就像在品尝一杯绿茶,虽淡却意蕴深远!

端午节前夕,那时还很年轻的妈妈用采来的苇叶包了一锅糯米粽子,揭开锅盖,一股清香氤氲在整个屋里。粽子吃起来,香甜软糯,至今难忘。

秋天,芦苇黄了,芦花白了,万千朵芦花在枝头摇曳,绵延不绝几十里,如雪花纷飞。

风儿吹来了,也吹起花儿们的美梦,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乡亲们的草鞋,为乡亲们御寒保暖;梦想着自己能成为床上的毛毯,给两岸乡亲带来温暖,带来美梦……

修长坚韧的芦苇也做了梦,梦见乡亲们把它们带回家,经过加工,成为囤粮的集子,成为夏天消暑的凉席,成为冬天御寒的帘幕……

今天的黄河故道两岸已不再有当年的芦苇荡,但芦苇在历史上给两岸人民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却永远印在乡亲们心中。

□彭淑玲

1



我在盐城北乡的草堰口出生,一直生活到六岁。草堰口没有荡,但河流不少。九岁时,随父亲工作调动先后在建湖县境西南荡区的荡中、颜单两个地方生活过,且生活了10多年。因为有着北乡模糊的生活记忆,就能感觉到北乡与荡区的区别。

西南的荡区很大,包括沿河、恒济、颜单、蒋营等镇。荡中如同它的名字,是湖荡中的一个水乡,现在是居委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这里总面积15平方公里,耕地仅0.35万亩,长芦苇的滩地1万亩,其余皆为水面,不少人家以打鱼为生,荡中全名叫荡中渔业公社,学校也叫渔民小学。这样的一片荡区,据记载1987年出产的鱼虾蟹就达1058吨。

荡里人与水的关系很亲密。在荡中,出行多用船,船就是他们的双脚,几岁的孩子用起船篙有板有眼。我和邻居曾坐着船到另一个村看电影。春天乘船行于荡中,看鸬鹚悠游,燕子掠水而过,会自然吟诵出“春江暖鸭先知”的诗句。鸭子是很有秩序感的动物,喜欢集体行动,张家的与李家的不会混在一起。荡里的鸭蛋也好吃。荡里人家用的多是小木船,放鸭的、捕鱼的还不一样,最小的船长一米左右,不会平衡的人一脚踩上去船就翻了。荡里人家的木船多是家庭作坊做的,沙庄以前有做船的师傅,一代一代相传的手艺,师傅们也许不识多少字,但能讲出

□梅巧军

我的家乡在黄河故道的北岸,那里有透着清香的土地,那里有灰蒙蒙的土墙、麦秸杆的草房,更有清一色古铜色脸的老乡,整个村庄就像一幅不着色彩的素描,简单柔和、淳朴可亲。

每到春天,黄河故道两岸的芦苇荡在沉寂一个冬天后,蓄满了能量。在春风的呼唤下,在春雨的滋润中,加之春日阳光的无限柔情,千万株芦苇像无数的绿箭破土而出,生机勃勃,和岸边的野草一道为两岸铺就一片墨绿。那清冽冽的黄河故道像玉带飘向远方,两岸的芦苇,如翡翠镶边,为黄河故道增添一份妩媚。

随着气温上升,万千芦苇蓬勃生长,站在近前,好像听到它们纷纷拔节的声音。苇叶越来越长,芦苇越长越高,直指天空。阳光一照,苇叶散发出一大片大片的银光,分外耀眼;风儿一吹,苇叶摇曳,发出哗哗的声响,好似情侣们的悄悄话。此情此景怎能不引来野鸭?它们穿梭在浅水间,你不必担心它们会撞上芦苇,它们轻车熟路,来去洒脱,好像外出不

